

隔道无雨

方紫鸾 / 著

曾经有多少过去成为记忆，
如今又在多少个无意中突然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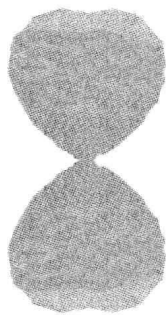


gedao wuyu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隔道无雨
方紫鸾 /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道无雨/方紫鸾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7-10340-5

I. 隔…

II. 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9973号

责任编辑: 陈 岱

责任印制: 人 弋

出 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网 址: www.wdpbook.com
电 话: 010-63978987
传 真: 010-67397417
印 刷: 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978987)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隔道无雨：一个骗子的宿命 / 001

他在黑暗中诡异地笑，默默地告诉自己——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是不会爱上任何女人的。

夏 天 / 053

他的一只手臂揽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臂轻轻搭放在她的翩翩大腹上，走一步，笑一笑。

谁会为谁走天涯 / 105

爱是一种情绪，于是注定多是伤心的旅途，倘若幸运地遇到了那靠得住的彼此，天涯海角便是家。

门 / 121

这最后的三天，他无比珍惜。有晨练的人在唱京剧，苦——哼呀——苦呀。

如梦佳期 / 171

“钱。你知道，我需要钱。”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了他，但我从没对男人说过爱。

走，我们走…… / 210

青青妈停下了脚步。夕阳晖映下，只见她满头的白发，她仰起头，眼泪涌入眼窝。

幸福降临了 / 212

“我叫幸福，只要你们需要，只要你们努力，我就可以降临，长长久久，而不是你们随便说说的动听誓言。”

竹 针 / 237

竹针——不会一下子直刺入心，却会让人慢慢地痛起，如同无数条小虫在吞噬心尖的痒，直到痛彻心扉。

就这样伴了一生 / 266

“为了她，我以后再骂街就惩罚自己——骂一句少抽一根烟。”结果没过几年，冯伯的烟都戒了，粗话却没杜绝。

洁白的雪照亮了暗的天 / 282

淡云和积雪像是密诉衷肠，又像是难分天地。一个小小的身影跟随在队伍的最后，许久，慢慢地转身离去，消失于白雪蓝天之间。

盛开的百合花 / 328

房间溢满了百合花淡淡的清香。嗅着香味，我猛然警醒——热爱生活的美好的女人就是永远盛开的百合花。

放 飞 / 337

我总有些许恍惚，感觉念念小小的身体奔向了蓝天，他像一只绿色的小蜻蜓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翔。

隔道无雨：一个骗子的宿命

两年前的，自从小鱼儿不告而别后，吴艾明就改了名字。他去掉中间的“艾”字，从此叫吴明。他想，即使以后的岁月再难觅得光明，他也不能再做一个无爱的人。

光明对吴艾明来说是奢求，是的，他曾经是个骗子，曾经活在黑暗中。而一个人习惯了黑暗，便很难再适应明亮的日光，那么强烈的光芒会灼伤他晦涩的眼睛。他无数次地在阳光下，本能地抬起双手遮在眼前。他苦笑，心想：当人做了太多坏事，便没有资格再活在青天白日下了。但他要昂起头活，因为小鱼儿一定希望他能够重生……

夜很深了，吴艾明放下手中的长锋中楷，一边打哈欠一边伸懒腰。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有如此明显的瞌睡的动作时仍然没有睡觉的欲望，大约他早已习惯了黑白颠倒。

他转过身，望了望小鱼儿那露在棉被外面的脸蛋儿。他很喜

欢看她的睡样儿——噘着小嘴儿，翘了唇角，露出一侧酒窝，无比恬静无比纯真。

他忍不住坐到了床边，轻吻她的酒窝。

她睁开眼，给了他一个甜甜的乖乖的柔柔的笑容。

他吻了下她的额说：“乖，继续睡吧！”

她却紧紧抓住他的手腕，睁大眼，傻傻地望着他。

他笑了，脱了衣服，钻进被子，把她抱在怀里。

“你这么紧张我吗？怕我离开吗？傻孩子，我舍不得离开的！”他这么说时竟然有几分感动，恍惚地他不明白自己是在哄骗她还是真的有如此的感触，他惊觉自己的内心深处也会对女人有一丝无奈的怜惜。

此时，小鱼儿软软的身体在他的怀中蠕动，明亮的眼眸中流露出羞涩。她把头深埋在他的胸膛说：“这一刻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我在你怀中，我们离得那么近，就好像一个人了。”

她有些沙哑的声音在静夜里透了些淡淡的清亮，那份清亮是因情而生的。她话语中的每字每句都包含了她真实的情感——她是那么爱他。

她这样想着又有些晕沉，乏力地闭了眼，她的眼前出现了刚刚的梦魇——她误入了地狱，一条小小的鱼儿歇在一片漆黑的泥地上，还不停地唱着，想唤醒魔鬼的良知把她带入天堂。

她喃喃：“你会带我去天堂吗？”

吴艾明是清醒的，他没有回答她，只是更紧地抱住她。对于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总是选择回避。他回避的方式很多，或是捉摸不透的笑，或是飘忽不定的眼神，或是极其深情的注视，这些方式的运用就要看他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女人了。而对小鱼儿，他一时没能随心所欲地释放。

小鱼儿和过往的那些女人都一样，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她骗了个昏天黑地，她几乎没有一点防备地就投入到他的迷网之中。而当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却越来越发觉了内心的不忍。他原本是不会对女人不忍的，女人在他眼里都是自甘被愚弄的，所以他从不为自己骗了那么多女人而愧疚。

他常常自问：怪我骗她们吗？他的脑海里出现一串女人的名字，他的眼中随之的是轻蔑和得意。是她们的私欲给了他机会，那又怎能怪他呢？但他没把小鱼儿放在那一串名字中，这个在他怀里静睡的女子，让他的思绪停了片刻，让他的心揪了一下。

对他而言，爱就是一种揪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他女儿呢喃出世的时候，在护士把那个粉嘟嘟的小女婴抱到他面前恭喜他做了父亲时便突然地出现了。之后的几年，这种揪心的感觉随着呢喃的大事小情，喜怒哀乐而不同程度地出现。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他只爱女儿呢喃。然而小鱼儿竟然也让他有了这种感觉，虽然很细微却是分明存在的，他不禁有些狐疑，轻轻地把小鱼儿的身体和自己脱离开，他在黑暗中诡异地笑，默默地告诉自己——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是不会爱上任何女人的。

是的，吴艾明是个骗子，更准确地说——他是个专骗女人的骗子。吴艾明也的确具备了作为一名骗子的条件——高高的个子，俊朗的外表，三十出头的成熟年龄却又无比浪漫撩人的笑容，时还会流露出潇洒不羁的神情，再加上极感性的声音，简直就是老少通吃的。

唉！吴艾明轻叹了一口气，这些年他可真没少骗女人，最多的时候他甚至同时周旋在六七个女人之间，然而他并不是花心的色鬼，他只为钱，只为证明他的特别的能力。有时他也觉得自己很无耻，但想想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呢喃能过上着公主般的生活，他

便心安理得了。有时吴艾明也十分后悔，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有女儿，简直是一种罪呀！而他如此地爱她，便是罪孽深重了。

吴艾明的前妻肖颖是个简单的女人，年纪很轻，模样俊俏，没什么学识也没有工作，但人很本分。她是不可能了解吴艾明的，也从没想过吴艾明为什么既无工作也无家底却似乎有花不完的钱。

吴艾明的字典里虽然没有“爱情”两个字，可他内心却又无比丰富，这样简单乏味的女人是无法拴住他的心的。于是婚后不久他便常常夜不归宿了。这次婚姻没能终结他骗女人的生活，反而由于呢喃的出生给了他继续深陷的借口。

肖颖对这些似乎一无所知又似乎视而不见，她虽简单却很实际，只要吴艾明每月按时把钱交给她，其他的事她并不关心。

吴艾明想离婚是在肖颖怀孕前夕，那时他已带着一身骗术去了北京，见到的市面大了，见到的女人的层次也高了，他整个人的包装也有了质的飞跃。他一下子好似被洗了脑——原本徒有外表的市井小混混变得优雅、健谈、风度翩翩。毋庸置疑，吴艾明是很有些小聪明的——学东西很快，消化事物、掌握时尚都在他转眼之间。

自身的资本厚实了，他的猎物也相应地变了——年轻的女子只能给他生理和感官上的刺激，对此他已没了兴趣。他把目光投向了比他年长的女人，那些女人残余了最后也是最磅礴的激情，他只需一个眼神便能把她们的激情燃着，直至烧到她们自己身上仍会咬紧了牙不喊疼——因为她们太寂寞了，撕心裂肺的痛才能让她们体会到释放的痛快。而吴艾明同时也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钱！女人们在那个时候完全丧失了理智，即使知道他就是为了钱，她们也会孤注一掷。

于是吴艾明练就了一套骗的手段——体体面面地出场，令女人们激动地以为自己遇到了青年才俊，以为老天在垂青，给了她们幸福的机会，以为自己犹存魅力，平添了些许妩媚。但那份妩媚很快便被折磨得了无踪影。吴艾明以原形毕露的招数让女人们体会出什么是另类——他时而像个流氓，时而如需要爱怜的孩子，时而是温存的男人，时而似冷酷无情的情人。

哈！吴艾明都很佩服自己，上天赋予了他太多的元素，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挥洒自如。他有时想，如若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或许他也能成为杜月笙那样的人物。

吴艾明曾经对小鱼儿说过杜月笙是他的偶像，小鱼儿却淡淡地抛给他一句：杜月笙虽是帮会头子，可他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这句话把吴艾明噎得够呛，他假装愤怒地把小鱼儿压在身下，假装要掐她的脖子，可小鱼儿却把下巴扬得更高，她无畏的眼神反倒吓着他。他有些无奈却又不甘败下阵来，于是变换了方式，嘻嘻地笑着呵她的痒，小鱼儿受不了这种手段，她缩紧了身子惨叫求饶。吴艾明看着憋红了脸、喘着大气的小鱼儿，忽然很想把她抱在怀里。小鱼儿是任性倔强的，也是柔弱无助的，小鱼儿是可怜的、也是可爱又可气的。

吴艾明并没有抱起小鱼儿，而是翻身下床，熟练地点燃一根烟。他的烟盒里只剩了这一根烟，他把空了的盒子折了一下，于是隐去了烟盒的半截白色，唯有红红的色彩烧灼着眼睛。

吴艾明把空烟盒扔向小鱼儿说：“还说会给心爱的男人买烟，只买了一次，就再没抽过你买的烟了。”

小鱼儿已经钻进了被子里，懒懒地却话中有话地回答着：“只怕给你买烟的女人太多，我又何必瞎凑热闹。”这话说出，她便有

些黯然，这分明是气话，可她怕被自己言中。她想起刚刚和他认识三天时，她就好像情窦初开的小女孩般在秋季乍冷的傍晚特意去烟草专卖店给他买烟。她从来没买过烟，她不是抽烟一族，她甚至讨厌烟雾和烟草味，然而她却兴致盎然地为他去买大红河。“唉！”小鱼儿轻叹，裹着被子蹭到吴艾明的身边，把下巴压在他的肩头。她想起他们的相识，她是常常想起的。

那是个初秋的傍晚，吴艾明开车途经护城河畔，远远地看到一个女子的背影——淡蓝色的紧身薄毛衣，黑色的长裙，一头长长的直发柔顺地垂于腰际。这个清纯、雅致的背影令吴艾明停了车。凭吴艾明对女人极高的灵敏度，他相信这该是个不错的猎物。

吴艾明走向了小鱼儿，小鱼便走向了地狱……

“一个人在这儿很容易出危险的！”吴艾明道出了斟酌好的开场白。

小鱼儿转过了身，吴艾明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他看到小鱼儿一张文静的略显纯真的脸，特别是看到她因为吃惊而睁大了的极为清澈却又有些傲然的眼睛。这是他喜欢的类型，吴艾明是个骗子，是自己都认为良心都被狗吃了的，可他仍旧喜欢纯净、善良的女子。

他对女人的判断力是无与伦比的，眼前的这个女子不属于喧哗的大都市，她有些虚幻，有些缥缈。

吴艾明有了一丝犹豫，在北京的那几年，各式各样的女人都没能逃脱他的骗术，但她们都有着一个共性——实际。

吴艾明对那些精明且实际的女人太有办法了——贪钱的，他就装深情的大款；有钱有家的，他就成了重情冲动的小伙儿；时尚开放的，他便一副冷冷酷酷的样子。于是贪钱的，有钱有家的，

时尚开放的，全都奉献了自己也奉献了金钱，而吴艾明更是心安理得地接受。

他曾含着泪却又异常狠绝地对小鱼儿说：“她们贱，她们都想从我身上得到，所以她们才会失去。”

那一刻，小鱼儿有些混沌，她知道他的话没有道理却无法辩驳。再清醒的人在某一时刻，因某种感情也是会暂失原则的。聪明的小鱼儿也不例外。

小鱼儿的确是个出色的女子，年纪轻轻已是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别看她外表柔弱，在法庭上却是干练而精明的，就是这样的女子，却在吴艾明深情且大胆的目光中丢失了智慧。四目相对的刹那，小鱼儿的心颤了一下，身体有些僵。

吴艾明真的是小鱼儿二十八年生命中从未见过的类型。小鱼儿觉得他不像这个世界的人，他的神采中有些怪异的东西，他不是寻常的帅、酷，也不是纯粹的邪意、狡黠。他唇角、眼中的笑意十分浪漫、温情，这是与小鱼儿共性的东西，能让她的中心犹如清泉流过，有种干净的通透的恬适，能让她很自然地报以同样浪漫温情的笑容而毫无敌意、戒心；而他的怪异仍如一块磁石，冷冷地却坚实地吸附住了小鱼儿的心，让她的心变得柔弱，变得空荡，只想附着在他的心上。

小鱼儿一张清秀的脸在夕阳的余晖的映照下，显现出无比的柔和，轻缓的流水声冲散了萍水相逢的陌生感。她甜甜地笑，她笑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眸中没有杂质。

吴艾明迟疑了，他倒有些胆怯了，他原以为这是个受了某种打击才徘徊在护城河畔的失意女子，而她的一脸笑容却如阳光般灿烂。

小鱼儿看上去只有二十四五岁，衣着神色俨如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只是目光中偶显的冷静透出些许的成熟，吻合了她的年龄。

吴艾明忽然很想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有了想不开的事来这里寻找解脱的呢！不过你的笑容告诉我不是的。”

“呵呵！”小鱼儿轻笑出声。“我只是喜欢寂静人罕的时候站在这里，听水声，看浪花戏嬉，很惬意，很舒服。”

“噢，”吴艾明应着，心想：不过是个自恋的小白痴，没经过风雨，没有过身处绝境的时候，悠闲而舒适的生活让她不知道什么是艰难。哈哈！这样的女人更需要他这样的人来让她成长，狠狠地骗一骗她，然后让她明白自己什么也不是，从此会多了份平和，面对自己，面对别人时那份天生的优越感才会荡然无存。

吴艾明这么想着，眼中流露出极邪恶的光。他忙把目光投向远方，把那份邪恶尽量地拉远。

吴艾明的邪恶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记忆中大多是把嘲笑他的孩子们打倒在地的情景。

吴艾明在几个月大时得了一场病，那场病让他的右腿出现了问题，他成了一个跛子。幸好并不严重，不知情的人几乎看不出来，甚至连他自己也没认为自己是个跛子。他从小就绝顶聪明，模样也十分机灵、讨巧，所以即使他做了坏事往往也没人相信，他便很自然地把所有的事都栽到别人身上。

终于有一次一个小伙伴不堪被他戏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道：“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小跛子吗！”

这是第一次被人直接地赤裸地戳穿这个事实。小吴艾明傻了，他的心里产生了最强烈也是最微妙的变化，他疯了般地大叫一声，

随之用他微跛的右腿狠狠地踢向对方，那小孩惨叫着倒下了，并且在床上整整躺了两个星期。可是吴艾明并不胆怯也不后悔。再见到那孩子时，他仍然紧握了拳，咬紧了牙，一副要拼命的样子。那孩子便再也不敢叫他小跛子了。

吴艾明在每次骗局败落时都会把这件事讲出来，想证明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扭曲的心灵是上天对他的不公平。

而唯一会为他一掬同情之泪的只有小鱼儿。也只有小鱼儿在知道了他过去的情形下，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吴艾明常常问小鱼儿为什么会这么执著地爱着这么一个心理阴暗的异类。

小鱼儿并不回答他。她的思绪飞到了那家咖啡厅的楼梯口。

在那个楼梯口，吴艾明回转了身，脸上是那种能够将人融化了的笑意，他向她伸出手，“我可以从此牵着你的手吗？”

小鱼儿高高的鞋跟平滑的台阶上扭了一下，她一只手忙扶住栏杆，另一只手只略一迟疑便伸了过去，而那片刻的迟疑仅仅缘于矜持。

吴艾明笑了，得意隐没在温柔注视中；小鱼儿笑了，羞怯淡化在怦然心跳中。

到那时，他们不过刚刚相识六个小时。

后来小鱼儿忿忿然地说：“你真能骗，只六个小时就能让我跟你亡命天涯。”

吴艾明哈哈地笑了，他说：“那全要感谢‘隔道无雨’了。”

隔道无雨是一种自然现象——一条街，一边大雨倾盆，另一边则晴空万里。

小鱼儿从来没看到过那种景观。

那天，她随吴艾明从护城河畔到了一家咖啡厅。他们选定了临窗靠街的座位。噢，不！他们别无选择，那是那晚那家咖啡厅唯一的余座，而且是情侣座。他们只能很近地靠坐着，有些尴尬，却都觉得这是天意，不同的是——小鱼儿以为这是上天安排给她的奇缘，她一直在期待着遇到不同寻常的缘；而吴艾明则认定，她是必然要落入他网中的鱼。一条小小的鱼儿从此将随他误入地狱。

小鱼儿满心觉得进入了幸福天堂，吴艾明的一字一句都说到她心坎里，她常常被惊得目瞪口呆。她有些晕眩，实在不敢相信这世上竟有如此与她共鸣的人。她不由得把目光望向窗外，窗外街灯昏黄，透着寂寞的光，蓦地发现路过的骑车急驶的路人竟穿戴了雨具。

“下雨了，我竟不知。”小鱼儿微侧了头幽幽地说。

吴艾明顺势向她这边移了移，也向窗外望了望，笑着说：“现在是阴晴两重天呀！”

“怎讲？”小鱼儿奇怪这个男人的口中总有惊人之语。

吴艾明竟然大胆且亲切地拥住她，轻声说：“这好似隔道无雨，我们这里是晴朗的，如我们的心情；而这块玻璃的那一面就是阴雨绵绵了，如很多不如意的人的心情。”

小鱼儿被他拥着，心跳都要停止了，她倒很想立刻冲进暗淡的雨雾中，很想让雨冲透她灼热的心。

吴艾明看着她羞红的脸颊，一股真实的情感涌动，他轻轻地吻了她的颊。

小鱼儿不由得在他的怀中抖了一下。

吴艾明笑了，说：“你这一动真的像是一条小小的鱼儿，以后

我就叫你小鱼儿吧！”

小鱼儿挣扎出来，整整衣襟，捋捋长发，应该因他的放肆而愤然离去，却终没迈动有些僵了的腿。

于是她继续刚才的话题说：“我没见过隔道无雨，你见过？”

吴艾明皱了皱眉，他在皱眉的瞬间已编好了一个美丽的故事。吴艾明说：“那是我一段伤心的往事，从此我不能再爱，虽然我自己都无法确定我是否爱她——李凡尘。”

吴艾明痛苦地靠在了沙发背上，微闭了眼，思量着怎么用李凡尘这个虚构出来的为情而亡的女子来打动小鱼儿善良且柔弱的心。于是他带她进入了一个童话……

李凡尘像她的名字般清新脱俗，她害羞且寡言，她含蓄又大胆。她可以为吴艾明生，更可以为他死。

他们像所有情窦初开的小恋人们一样尽情地享受着阳光般的爱的滋润。

吴艾明常常骑着自行车带着李凡尘去郊外看日落。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池塘，并不清澈，却让两个年轻人感到毫无压力的舒服。

他们把一颗颗小小的石子投向水面，在一阵阵微波荡漾之际感受到了神仙似的快乐。

吴艾明娓娓道来，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中。

小鱼儿托了腮，心已经紧缩，她想那最终定是个悲剧，而经过那样一个美丽的悲剧的男子是否还会有爱的火花？小鱼儿竟然有些失落，先垂了泪珠儿。

吴艾明和李凡尘高中毕业了，他们以为自此可以将恋情坦于众

人，可以自在地牵手天涯了。然而命运却让他们咫尺天涯了。

李凡尘随父母去了外省，吴艾明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儿子找一个外地的女朋友。起初吴艾明还常常给李凡尘写信，后来就只剩回信了。十几岁的男孩还不懂得珍惜感情，很快他周围又有了个漂亮可人的女孩，他渐渐地忘记了李凡尘。

吴艾明讲到这儿，已泪流满面。

小鱼儿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只能呆呆地坐着，呆呆地望着他，但她体会出了他的心碎，她感动于他的心碎。

只过了两年，李凡尘的信也没有了，吴艾明几乎忘记了她。

一个夏天的下午，吴艾明兴冲冲地正要去赴一个约会，却在楼下看到了一个长发飘飘、温婉柔弱的身影——李凡尘！

吴艾明又带着李凡尘到了郊外那个小小的池塘边。他们静静地坐着，吴艾明不知说什么好，李凡尘原就是沉默少言的，没了吴艾明的言语带动，便只剩揉捏手中的白色手帕了。最终吴艾明想起了父母的再三阻拦，他说：“我们住在两个相隔那么远的城市，是很难在一起了，还是做好朋友吧！”

李凡尘抬起了头，眼中含泪却又绽放了温柔的笑靥。她轻轻地吻了吻吴艾明的额，便转身离去了。

吴艾明没有追她，他只是默默地注视她远去。

李凡尘渐渐走远。忽然他发现她走过池塘另一面时，那里竟是大雨倾盆。

李凡尘走入了雨里，而他呆愣在池塘的这一边，呆愣在晴天暖意下。